

自信点，别尴尬



1

我租住的房子，房东及其他租客与我都来自不同国度，大家各自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也有差异，彼此之间不仅沟通有困难，个别人由于受到一些不良媒体的影响，还会歧视中国学生。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这些英语功底较差的中国学生，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每天放学回到家，甚至都不想多开口说话。

但渐渐地，我发现很多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其实远不如我。甚至有人经常答非所问，但在得到纠正后，他们也不会感到尴尬，一样落落大方。这令我很是吃惊。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似乎越来越希望我能多讲中文。

尼尔斯中学是一所有60年历史的宗教中学，地处哥本哈根市中心。自2011年11月起，该校在6-10年级开设了中文必修课，并在高中部开设了中文课程作为选修外语科目。目前，丹麦已有13所中学正式开设了中文课程，还有更多的学校在相应的筹备中。我明显感觉到，近年来丹麦的“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尼尔斯中学也不例外。

一天，正在读高一的扬尼克·奥弗高，在校园小径与我不期而遇，或许是练习她那拗口难懂的“中文”，她老远就用“中文”热情地对我说：“我想，我们互相可以学到很多。你愿意和我交流一下吗？”

奥弗高是一个高挑的女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美，我当然愿意与她多交往，便驻足与她“交流”起来。我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有搞不懂的时候就手脚并用。我发现，奥弗高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几乎每说一句话她都会做手势或者扭扭身子。我想，这应该是她潜意识里心理能量的外在表现，迸射出的是她的热情与强势。

奥弗高兴奋地告诉我：“我去年冬天去了中国，那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中国很伟大，跟丹麦真的很不一样……我爱中国，那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文化气息的国度。不仅仅是语言上，中国的文化教育也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如果能把在丹麦学到的知识和在中国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那是非常棒的。”

听着奥弗高说中文，我不由将她的汉语水平与我的英语“功夫”作了一下比较，我终于找到自信——她的词不达意，结结巴巴常常令我一脸茫然，但我依然愿意跟她聊下去。然而，面前的她却显得比我更自信，她毫无羞涩地说着“中文”，一脸兴奋，这

两年半前，我带着对留学生活美好的憧憬来到丹麦的尼尔斯中学学习。

异国他乡给我最初的感觉是充满好奇，一切新鲜事物都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很快，

一点真令我自愧弗如。

自信这种东西真的奇妙无比，当它悄无声息地出现，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美丽光彩。当奥弗高和我聊了半个小时，便去上课后，我走回自己的教室坐下，眼前仍不断地浮现着她“自信”又生动的表情。我自觉是个缺乏自信的人，在公共场合常会“躲”在人群中，从不做“出头鸟”。可是仰望着人群里那些风采迷人的自信的人，心里却难免羡慕，羡慕之余，更是痛恨自己——为何就甩不去那点畏缩和自卑。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把责任归咎于在国内接受的教育——“要做老实孩子”，家长的那种思想灌输，让我到了丹麦还是一个不自信的人。现在想来，这也并不关教育的事，确切地说，“老实”与“自信”应当是两个概念啊，我只是在畏缩，在逃避现实。

2

生活得久了，我渐渐领悟到，我们中国学生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学生差，我们从小勤奋好学，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们只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自信。

有一次，我们班里举行演讲活动，按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发

随着问题一个个地产生，我开始意识到，远离家乡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尤其是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生活也开始变得实际而平淡起来。

内心更强大起来呢？本来自己也是很出色的，甚至比那些曾经羡慕过的人要优秀许多，为什么总是唯唯诺诺，犹豫豫豫，最后丧失一些明可以成功的机会？

我开始提醒自己，不能再怯懦，不能再畏缩。我时常主动去找一些外国学生聊天，聊天过程中，我的英语水平也很快有了质的飞跃。我发现，羡慕我的人也不少，我在收获自信的同时，还收获了友谊，也领略到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真是一举多得。

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来丹麦留学就快两年半了。回想起这一路走来，酸甜苦辣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但在异国他乡的诸多尴尬与无助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愈行愈淡，渐渐淡忘了。

学习与领悟“自信点，别尴尬”的过程，给我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想，“自信点，别尴尬”是一种智慧，一种远见，也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容易尴尬的人，心胸也可能不开阔。但当一个人自信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气质”，让人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各具特色的骑楼建筑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就是“别有洞天”的梅家大院吧！

跨年夜去台山赴一场婚宴，顺便逛了下县城。这个侨乡小城，随处可见充满南洋风情的柱廊式骑楼，令我体验到一种小巧玲珑之美。

台城步行街便是一个骑楼建筑群的典范，多幢错落有致的骑楼在老街上交织，其间点缀着特色古建筑，让我流连忘返。但有朋友告诉我，最负盛名的骑楼群当数附近的“梅家大院”，《让子弹飞》《狂飙》等大热影视剧均有在此处取景拍摄。于是我立刻驱车前往。

一路上风景如画，青山掩映的村庄、待耕春播的稻田、复合生态的桑基鱼塘，还有青砖灰墙的祠堂碉楼以及池塘里逍遥又肥硕的黑鬃鹅……一切仿佛随意又有条不紊地在这片土地上布局，显得是那么和谐与静谧，有一种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逸趣——“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从台山城区出发，大概行驶四十分钟，就抵达了梅家大院。沿一条小巷走过去，顿时让人不禁“哇！”一声赞叹，脑海中瞬间蹦出“别有洞天”这个词，仿佛从“京郊原乡”来到了“大观园”——这里俨然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聚居之地。

整个梅家大院呈狭长的矩形布局，两侧矗立着数十栋紧密相连的骑楼，排列整齐，资料显示共计108幢，蔚为壮观。慢慢一路走过去，只见骑楼整体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格局风格，均是二至三层，上面储物居住，下为商铺；均是中西合璧设计形式，如西式的罗马柱廊、巴洛克风格的山花、圆圆的拱门，中式的硬山顶、青砖瓦、楠木门、满洲窗等，相互完美融合，兼具异域风情与东方韵味。但细看，其个体上却各具特色，无一雷同。那些门窗装饰、屋檐花纹、灰塑浮雕等细节

慕名而来，满意而归，这果真是个好地方。

置身于这座占地30亩的小方城，我仿佛也穿越至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姜文导演取这个名字，大概是与当地盛产大鹅有关吧？江门台山有一道特色名菜便是“五味鹅”。此时在正午阳光照耀下，梅家大院一片斑驳土黄的主色调，更显得历经沧桑，颇为复古怀旧。我不禁感叹它们竟能在近百年的风雨飘摇中，依旧保存完好。这或许得益于其偏安一隅，所以才在各种战乱与动荡中幸免于难。

梅家大院，其实是由梅、丘、曹、江等十余个姓氏的海外华侨与本地乡亲于1932年共同集资兴建。这里既是居住之所，又是当地最繁华的圩市。时至今日，这里依旧热闹，骑楼下的商铺琳琅满目，有售卖山里药材的、海里干货的，还有台山黄鳝饭、粽子、萝底糍、泥虫汤丸等各式本土地道小吃。我慕名前往了一家网红店，这里首创一种五指毛桃粥焗鸡，咸香味浓郁，肉质鲜美又有韧劲，真是越嚼越有味道，令人大快朵颐。我在这里取了鸡，随意走进一家糖水铺，一边喝着糖水，一边啃着鸡，只短短一会儿，就看到旁边一家土特产店里，陆续已有好几波游人来采购了腊肠、番薯干等特产，生意真不错。更让我意外的是，这里的村民淳朴、热情而且大方，不仅允许游客自带食物，还欢迎游客进屋上楼参观，让我得以充分感受了一番梅家大院的风光。

慕名而来，满意而归，这果真是个好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们大家庭的团聚时间，一场家庭音乐会在上午九时准时开启。这十多年来，每年如此。说是音乐会，也不过是演奏几首固定的歌曲。弹钢琴的是我妈，吹萨克斯的是我爸，拉二胡的是我爷爷。而歌手呢，有时候是我姨，她是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做了声乐教师。

我们的家庭音乐会，《常回家看看》《好日子》《骏马奔驰保边疆》都是必不可少的曲目。我对爸爸悄悄说：“我们建议爷爷不参加这个乐队了吧，他的二胡走调了，他的歌声也走调了。”爷爷的二胡声仍旧不停地响着，他陶醉在《骏马奔驰保边疆》的乐曲声中，听不见我的声音。

姨倒是听见了，她点了点头，同意我的建议：“其实我在前年就听出老爷子的歌声出了问题，去年又听出老爷子的二胡演奏也出了问题。她是声乐教师，对每个音的音准比我们更敏感。”

“那……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我反问。

爸爸依然微笑着，对我说：“林子啊，爷爷几乎每天都在练习着声乐，像当年十多岁最初学习二胡的劲头。他每年都盼望着大年初一的这场家庭音乐会哩。你再想想，爷爷还能不能参加这个家庭音乐会？”

我不出声了。此时爷爷的二胡声音停了下来，他招呼我们：“林子啊，你今年是第一年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乐队，我感觉我们刚才《骏马奔驰保边疆》的合奏中，你们有人的演奏发生了走调现象，这是音乐人不允许的。尤其是娟子，你是声乐老师，你不能出丝毫问题。”爷爷对着我们一人挥了挥手，“来，我们再来一遍《骏马奔驰保边疆》，大家不要再走音了！”

于是，我们又坐到自己的乐器旁。嘹亮的音乐声再次响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

最好的你

□程刚

儿子放学回来就闷闷不乐，最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起来。我急忙敲门进去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在学校里受欺负了，儿子摇了摇头说不是。那为何哭呢？我追问道，心里很着急。

儿子平稳了一下情绪，告诉我说学校要评优秀学生了，可规则不公平，他这次评不上了。我听完，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我问他为何不公平？他说在体育方面的加分项太多了，很多足球队的同学都加了九十分。

我这才明白，怪不得学校家长群里要求统计公示学生在学校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获奖情况。

儿子所在的班级，足球项目整体情况就不太好。因此，班主任在这个学期作了一个特别规定：凡是参加足球队的，综合分可加20分，比赛中进球的可加40分。这样以来，足球队的学生自然就占优了。这也是儿子觉得不公平的地方。

我相信，在班级里，感觉不公平的同学应该不止我们家的孩子。作为一名家长，我也感觉突出一项体育项目加分，并不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可是，我又不能和儿子一起去批评规则不公平。我知道安慰的话此时也会显得苍白，便在他身边坐下来，想和他谈谈心。

我告诉他说，他的确在体育方面有短板，不但在学校里参加体育竞赛少，体测很多项目也都不达标。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即便评不上优秀学生，也是有原因的，即使评上了，也是不符合优秀标准的。

儿子听完，似乎有所领悟，静在那里不吱声。我看得出他在思考，又给他讲起了我最近在公司的境遇。我在公司里搞设计，是绝对的“首席”，可就在前些天，我却失去了一个重要项目。儿子问我为何。我说，经理认为这个项目时间跨度有些长，但我上个月大病了一场，才刚好了一些，身体看上去还很虚弱，精神状态也明显一般，所以他担心我干不好，就把这个项目给了我的徒弟小李。经理说，小李的设计水平虽然比我差。但是他年轻、有冲劲，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从不推托，也不抱怨，总感觉小李身上永远充满了活力。所以，他觉得小李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儿子听完似懂非懂，傻愣愣地看着我。我便又告诉他，他在学生时代就追求荣誉，这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但我也要告诫他，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若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

这一刻，儿子的眼里闪着光。我想，他肯定是听懂了。

大美中国

别有洞天的梅家大院

□文图
明光暗影

光新号上的罗马柱有男性、女性之别



每一幢都值得端详

不是人间富贵妆

□司南

除夕那天，我从花市拎回来一盆水仙。

那天，这盆水仙就这样默默地陪伴着我们吃过热闹的年夜饭。次日一早，我们就要出门远行，只把它锁在了家中。四天后的夜里，我们一身疲惫地归来。喜欢画国画的大女儿最先发现它的变化：“妈妈，你看，水仙开了两朵花，还有好多个花苞！它竟然跟我画的水仙一模一样。”我笑：“看来以后你肯定会把水仙画得更好。”

接下来的日子，这盆水仙便开始一朵接一朵地开起花来，仿佛被锁在屋里的那几日，它攒足了劲，只等着我们回来。

我擦洗行李箱时，它伸出芳香的小手骚弄我的鼻尖；我晾被子经过它身旁时，它挤挤攘攘地朝我呼喊；我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它朝我挤眉弄眼；我在垫子上练习瑜伽，它就顾盼生姿地摇曳在我

眼前……我不由停下来，端详它：

那一棵棵“大蒜”，直直地站立在浅浅的花盆里，不倒不歪，身姿挺拔；它们簇拥着，不争不闹，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仪仗队似的，守护一方。那些花可真是开得旺盛——八岁的小女儿认真地数了数，共有28朵——白瓣黄蕊，朵朵清新。它不是“旧时王谢堂前燕”，而是寻常百姓家的小儿女，不会祝福你升官发财，只是告诉人间值得，岁月静好。

水仙的香亦是独特的，既不是馥郁扑鼻的浓香，也不是让你猝不及防的幽香、暗香，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香。它的香，是需要攀的，耐着性子一点点地积攒许久，才能香气满屋，然后不远也不近地飘在你身旁，陪你一日三餐，过着寻常小日子，恰到好处地提醒你，一切都刚刚好，也提醒着你，好日子是要细水长流的。

我开始想对水仙知道得更多，便在时下大热的DeepSeek里询问和水仙有关的古诗词。

没想到，单以它命名的就有十多首。我细细品读，感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对它的爱。如黄庭坚，“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爱它的愁绪；“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簪一枝”，爱它的仙气。如杨万里，“雪宫孤弄影，水殿四无人”，爱它的孤冷；“银台金盏何谈俗，砜弟梅兄未品公”，爱它的高雅……我最喜欢的还是李东阳，“雪墨轻和玉露香，风鬟雾鬓无缠束，不是人间富贵妆”。好一句“不是人间富贵妆”。

黄澄澄的“金银果”也好，“紫气东来”的蝴蝶兰也罢，你有你泼天的富贵，我只安静地做我春天的信使，陪伴每一个平凡人，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个崭新的春天。

“澎湃包容”

□马会东

孩子们带我们去南方过年。除夕中午到了福州，直奔东街口三坊七巷朱紫坊，品尝其招牌菜朱紫坊蹄膀。

此时已过了下午3点，店里依旧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终于叫到我们的号了，服务员带我们到桌边坐下，又送来一壶花茶，给我们每人倒了杯热水。我们点好菜，然后一边唠嗑一边坐等美味上桌。

但半个小时过去了，菜还没上来。我看看周围桌子，我们这一批食客都没上菜，大家显然都饿得有些着急了——眼看夕阳西下，午饭要成了年夜饭，下午要看的风景可能已来不及去看。这时，一位穿红衣服的中年妇女拿着一个本子过来，看她那忙碌的样子及店员们跟她交流的情况，她应该是老板娘或店长。她满脸沁着细汗，穿梭在各桌之间安抚大家，不停地用沙哑的嗓音跟大家说抱歉，微笑着解释说因为食客太多，部分饭菜已用完，需要紧急采购，还请大家包涵，稍等一会。听到这话，一些人便离开桌子出去外面转悠，打算一会儿再回来。我的女儿女婿也出去买回几样当地名小吃，让我们先垫垫肚子。

快5点钟，菜才做好上桌，但上得很快，一会儿六七个菜便上了桌。孩子们拿起相机拍照，准备拍完就开吃，却久久不见招牌菜蹄膀。我看看旁边那桌，明明是在我们后边来的，蹄膀却早已上桌了。我猜，会不会是服务员漏上了我们的那盘蹄膀？正欲喊人来问，女婿示意再等等。于是饥肠辘辘的我们便先在已经上桌的盘中少少搛一点菜吃着，想等齐了拍个“集体照”再吃。

等啊等，眼看着服务员来回穿梭，起码十盘以上蹄膀都端上桌，周边的一张张桌子，唯独没有我们桌上的那一盘。女婿也按捺不住了，招呼那位穿红衣的女主管，告诉她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蹄膀应该是上漏了。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只好‘起义’，喊你来。”

□振林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熟悉的音乐声又响起。

大年初一，是我们大家庭的团聚时间，一场家庭音乐会在上午九时准时开启。这十多年来，每年如此。说是音乐会，也不过是演奏几首固定的歌曲。弹钢琴的是我妈，吹萨克斯的是我爸，拉二胡的是我爷爷。而歌手呢，有时候是慢慢长大的我，大多时候是我姨，她是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做了声乐教师。

我们的家庭音乐会，《常回家看看》《好日子》《骏马奔驰保边疆》是必不可少的曲目。每当《骏马奔驰保边疆》曲调响起，就是他尽情挥洒之时，他立刻就“变身”成了一位骑着骏马在边疆驰骋的战士。此时的家庭其他成员，自然都成为忠实粉丝。

打从我能听懂歌曲起，一到大年初一上午，我就会早早地坐在观众席位，等待这场家庭音乐会开场。就是在场音乐会会上，我跟着爸爸，学会了演奏萨克斯。去年，我爸爸让我正式加入到家庭乐队，接过了他手中的萨克斯。那天，爸爸对着爷爷说了句：“您老已经快八十岁了，要不也退下来，让他们小一辈的上吧。”

“那不行，我的骏马还得在边疆奔驰哩。”老爷子说话，有一句就是一句。

今天的音乐会又开始了，我先出场，汇报式萨克斯独奏《常回家看看》，立即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然后是姨的独唱《好日子》，充分展现出她声乐老师的风采；接着开始了器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爷爷的二胡最先出场。“骏马……奔驰在……”二胡声响起，爷爷的声腔适时起调。

于是，我们又坐到自己的乐器旁。嘹亮的音乐声再次响起：“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